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

夏忠宪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夏忠宪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1
(博士文库)
ISBN 7-303-05557-6

I. 巴… II. 夏… III. 小说-文学理论-研究-苏联
IV. I5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401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7.875 字数:226千字

2000年11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3.00元

总序

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一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于1983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工作。17年来,先后有839人在我校取得博士学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各级党政机关的业务骨干,其中一部分已成为本学科领域非常知名的学者,一部分同志则担任着非常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都为我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了系统展示北京师范大学过去17年间(特别是近几年来)博士研究生培养所取得的成绩,全面总结我校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时也为促进我国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决定,从公元2000年起,陆续出版《博士文库》。

2000年出版的《博士文库》除收录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外,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增加了

几部此前已经出版的学位论文,以求较为完整地反映北师大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发展历程。此后,《博士文库》将主要出版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人员的、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而进行研究的成果。

《博士文库》的评审程序是,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推荐,经《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审议,确定其中优秀的科研成果推荐出版。

我们计划,每年推荐优秀成果陆续出版,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不仅能够从一个重要的视角反映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变迁,同时也有利于新一代学者的培养,有利于学术的积累和发展。我们相信,十年、二十年以后,这项工程的意义将会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到那时,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会为我们曾经做过的工作而感到自豪、骄傲。

在出版业日趋市场化的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长远需要出发,斥巨资支持出版《博士文库》,表现了出版家的气魄与胆识。在此,我们代表已经或将可能从这项工程中受益的每一位学者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崇高的敬意、谢意。

《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0年11月

内容提要

巴赫金是俄罗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语言哲学家和历史文化学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最富创意的大思想家。他的许多思想往往经过数十年后，才被人们“发现”和“理解”，并不断被汇入世界科学的主流之中，为西方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所接纳。巴赫金被世人誉为文学批评的奇才。他在众多理论领域里标新立异，提出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理论问题：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时空体理论等。狂欢化诗学理论同样是巴赫金毕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他在巴赫金的整个批评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巴赫金从发表第一部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年）起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乎从未间断过对狂欢化诗学的研究。

由于狂欢化诗学理论十分庞杂，涉及面极广，涵盖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众多学科，而且时间空间跨度大，从古至今，融贯东西，加之狂欢化理论本身从结构到意义上的双重性，研究难度较大。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狂欢化诗学理论尚缺少专门的研究，因此，这是巴赫金研究中亟待填补的一个空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作的研究具有拓荒的意义。

近年来，狂欢化理论已成为西方和俄罗斯巴赫金研究热点之一。尽管对这一理论感兴趣的人不少，可鲜有详尽而有分量的论述这一理论的专著问世。这就足以见其难度之大。

从当代西方学者和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多偏重于将狂欢化理论理解为一种哲学、意识形态理论或文化理论，甚至认为他是一种关于“文学后的文学”、“哲学后的哲学”的理论。在我们看来，这种理解或许更多“后巴赫金学”的意味。诚然，巴赫金不仅仅是一个文艺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但是，在巴赫金那里哲学思想的发展不仅仅是通过抽象逻辑性质的理论体系来实现的。他的哲学是同文学、艺术、文化等领域的具体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巴赫金的理论观念大都是从一些伟大的艺术家的创作研究中获得灵感和启示的。因此，我们倾向于从巴赫金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文学、文艺学角度来探讨他的狂欢化理论，即首先把他理解为一种关于艺术地感知世界的理论，或称之为“狂欢化诗学”。

我们将从狂欢化诗学对思维方式的颠覆为切入口，探讨狂欢化诗学在巴赫金对旧的话语体系的颠覆和对新的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的地位，剖析巴赫金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对话与整合，揭示其用于解读狂欢化文学的策略，并以此作为进入狂欢化诗学理论迷宫的引导。我们将从史论（历史诗学）的角度，探寻狂欢化的来龙去脉以及狂欢化文学的历史演进，然后把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小说体裁（体裁诗学）。我们力求把巴赫金的有关重要理论联系起来（在狂欢化小说的不同变体——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中展示其不同的时空体特色，对话主义将贯穿全文），在他们的相互对话、相互阐明、相互定位中来加以考察。我们的任务是，对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作一番系统的梳理，对其多方面的意义和贡献加以肯定，对其不妥和不足之处加以指出和补充。

本论文共分六个部分。

“绪论”主要综述俄罗斯、西方和中国巴赫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论文的命名及其任务。

第一章 主要从颠覆和建构的角度探讨狂欢化诗学。狂欢化思维作为对权威化、理想化、终极真理、专横话语、唯我主义等进行颠覆的代名词，他在许多方面与解构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像有的西方学者和俄罗斯学者那样，直接将“狂欢化”等同于“解构主义”，作者未能苟同。他们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狂欢化思维强调“颠覆”，但其颠覆是为了重建，而且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建设。巴赫金是在对旧的话语体系的颠覆中建构自己新的话语体系的。这是一种应答世界的实践活动。巴赫金建构的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开放的话语体系。它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即他可以包容一切与文学和文化研究相关的表述，诸如对话、狂欢、时空体等。在这个话语体系中，各种表述平等共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阐明。为了颠覆和建构，巴赫金站在当代人文学科研究的前沿，同现有的各种研究方法积极对话，并加以整合，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例如，巴赫金研究狂欢化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既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俄国形式主义的洞见、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等合理内核，又加以改造，运用对话主义，利用时间、空间、文化上的“外位性”进行综合的审美观照。正是运用这样的方法，才解读出狂欢化文学蕴藏着的深层涵义，揭示出潜文本、潜文化的底蕴。

第二章 主要从史论角度探寻狂欢化的由来、文学狂欢化以及狂欢化文学的历史演进。文学狂欢化源自狂欢节型的庆典，可追溯到古希腊的酒神祭祀或更早的活动。这一凝聚

着深刻的文化积淀的狂欢民俗，不仅具有独特的外在特点，如全民性、仪式性、颠覆等级、插科打诨等，而且还具有意蕴深刻的内在特点，如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狂欢式的双重性和快乐的相对性等。狂欢节及其种种形式和象征转化为文学语言，这就是狂欢化。从狂欢化文学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到，对于现当代作家来说，狂欢化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传统产生影响的。狂欢节及其种种形式和象征，首先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在数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被不断吸收到多种文学中，同他们的特点融合到了一起，变为这些体裁的构成因素，成为他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巴赫金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狂欢化文学的源头活水和古今面貌。狂欢化文学已成为文学发展中一个具有蓬勃生机的强大支脉。这里强调的是世代相传的狂欢化传统强大的、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客观记忆），以及大作家们非凡的创造力。

第三章 主要探讨体裁诗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巴赫金看来，小说是最具颠覆性的体裁。他利用其修辞和体裁上的异质性颠覆占统治地位的体裁观念。狂欢化小说最能体现小说体裁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向。它具有小说性（他在本性上永远是砸毁偶像的，永远是追求探索的。小说是唯一正在形成的、未完成性的、开放性的体裁。他不允许独白，坚持在现存体系所认可的文本与他所拒绝的文本之间进行对话）、讽刺模拟性（他几乎囊括一切与双声语、一符多音以及与滑稽相关的一切美学范畴，如丑、怪诞、幽默、喜剧性……他讽刺模拟一切高级语言和高级体裁）。他还利用小丑、傻瓜、骗子这类人物形象的转义、寓意性和讽喻性，作为形式一体裁面具，发挥他们对小说体裁的特殊功能——揭露社会认可的“语言”的潜在假定。第三章侧重于小说体裁内部结构因

素的剖析。

第四章 继续探讨体裁诗学方面的重要问题，侧重剖析文学的外部因素，注重开掘小说体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底蕴。小说是典型的“杂语”体裁。在巴赫金看来，欧洲小说呈现出两条发展路线：单语的和杂语的发展路线（巴赫金没有给两条路线命名，名称是我们假定的）。狂欢化小说属于后者。他把杂语引进小说，让不同的语言众声喧哗，不同的意识互相交锋，使“单一语言”的神话土崩瓦解。狂欢化小说深深地植根于民间诙谐文化的沃土中。民间广场语言、民间节日形象、狂欢式双重性的诙谐为小说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狂欢化小说的仪典性则从隐喻层面上把握世界，使形象向象征过渡并赋予他涵义的深度。

结语 对狂欢化诗学进行全面综述，充分肯定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巨大启发作用，并从狂欢化角度重新解读《红楼梦》，以此作为对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验证和补充。作者认为，狂欢化诗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发现并揭示了狂欢化文学独特的艺术原则：（1）新的艺术观察形式——以狂欢节的眼光看世界，“颠倒看”，正面反面一起看。以这种视角观察世界，可以看到许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2）鲜明的指向性——针对高级的、权威的语言、风格、体裁等，拿他们开涮，动摇其权威性、等级的优越感；（3）从下层制造文学革命——以旧修辞认为低级的体裁，如小说，颠覆传统的体裁观念。以官方文化贬低的人物，如小丑、傻瓜、骗子等，发挥其特殊的形式—体裁面具功能。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广场语言、狂欢式的笑和各种低级体裁讽刺模拟一切高级语言、风格、体裁等。赋予粗俗、怪诞的意象以深刻的象征寓意；（4）独特的结构——脱冕结构，让一切高贵的因素降

格；(5)独特的手法——杂交，有意混杂不同语言、不同风格、不同文体……文学性与非文学性、高雅与粗俗……因此，这种渗透着狂欢精神的小说最少独白（他强调平等对话）、最少教条（他敢于讽刺模拟一切）、最自由（没有虔敬、没有畏惧）、最富创造性（他具有深厚的民间根基、活生生的人民大众的语言、丰富的民间创作形式……）、最富生命力（他是未完成性的、开放性的）。巴赫金揭示了狂欢化文学在狂欢表层下隐含的逻辑联系和深层意义，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策略。作者指出，狂欢化诗学的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他远远超出了小说体裁的范围，甚至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他的哲学、美学、文化、语言学等方面的“超文学”意义是巨大的，其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

在结语中，作者还剖析了狂欢化诗学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本课题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Abstract

A systematic study of Bakhtin's poetics of carnivalization is carried out in the dissertation, which affirms its allround importance and contribution, points out where it's not so appropriate and complements where it's not adequate enough.

There are six parts altogether. The introductory part is a survey of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Bakhtin study in Russia,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Besides, it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the treatise is entitled in such a way and its mission.

Part One approaches Bakhtin's carnivalization from the angles of sub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As a synonym of the subversion of authority, idealism, finality, arbitrary discourse and solipsism, carnivalization is in many aspects, very much like deconstruction. In spite of that, carnivalization is not nothing but deconstruction. Their difference is obvious: the subversion in carnivalization is the first step to reconstruction, a kind of positive and creative construction. Just for that, Bakhtin, in his study of carnivalization, takes in the workable elements in the Marxist and Formalist methodology to practise his dialogism while making best use of the exteriority of time, space and culture. Bakhtin's sub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work well in finding the deep structure, subtext and subculture of the carnival literature.

Part Two is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carniv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rnival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carnivalized literature. The early Greek's carnival ceremony is the source of the carnivalization of literature, which is in tur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rnival with its numerous forms of ceremony and symbols into literary language. Ever since its appearance, the carnivalized literature has become a flourishing genre in the whole literature 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rnivalized literature shows that, for today's writers, the carnivalization mainly works as a literature tradition of genres. The carnival with its varied ceremonies and symbols and first of all, its carnivalized universal experience, has been taken into the writing of all kinds of literature in the past centuries. As a result, the carnivalization has become a necessary constructing ele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any particular genre.

From Part Three on, some principal aspects referring to the poetics of genre are probed elaborately. Bakhtin holds that the novel is the most subversive literary genre. It subverts the prevalent notion of genre with its figures of speech and heterogeneity in its own genre. Part Three focuses on the interior structural elements in the novel. The carnivalized novel represents the basic nature of novels to the best and shows the tendency of novels. Besides fiction, it enjoys parody, dual-voiced discourse, and all comical factors, such as ugliness, absurdity and humor. What is more, the clown, fool and trickster, in their various disgui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nctioning of novels.

Part Four carries on the genre study, bringing the exterior factors of novels—the society, history and culture—to the foreground. The novel is a typical heteroglossia genre. According to Bakhtin, two trends—monoglossia and heteroglossia—have form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novels. The carnivalized novel belongs to the heteroglossia flow. It subverts the myth of monoglossia narration while, ushering all sorts of ideology to the front stage and listening to the chorus of different voices simultaneously. To trace back, the folk culture of laughing is the spring source of such novels.

In the conclusion, the writer affirms the all—round significance and contribution Bakhtin has made in this poetics of carnivalization, after summarizing the major points of the whole exploration. The contribution lies in the discovering of the artistic principles of the carnivalized literature, which are— (1), a new artistic perspective of observation; (2), its definite purpose; (3), carrying out a literary revolution from the bottom of society; (4), its unique structure and (5), its particular methodology. Rich in all that, accordingly, the carnivalized novel is the last holder of monologues or doctrines, it is the openest form of narration, and is of the greatest creativity and vitality. The significance of Bakhtin's poetics of carnivalization is, no doubt, far—reaching. It has outreached the study of novel genre and even the literary realm.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М. М. Бахтин — выдающийся теоретик и историк литературы, эстетик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 философ, 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он — крупнейший русский мыслитель XX века. Слава его давно вышла за пределы России. Идеи его непрерывно сливаются в главный поток миров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науки. Их впитали различ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на Западе: западный марксизм,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де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 неоиоризм и т. п.

Заслуги М. М. Бахтина в обла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заключаю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он выдвинул ряд ценных теорий (теория полифонии, диалогизм, теория хронотоп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теория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Но из всех выдвинутых им теорий наименее изучена, наименее понята и оценена теория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А между тем важное место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 М. Бахтина занимает теория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М. М. Бахтин почти всю жизнь посвятил этом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Не учитывая эту теорию, нельзя правильно понять и оценить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М. М. Бахтина в целом, нельзя разобраться и во многих явлениях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ы.

Литературе о М. М. Бахтине сегодн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обозрима, но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трудов по теории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слишком мало. Эт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трудностях е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рудности состоят в том, что теория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связана с

различным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ми дисциплинами: мифологие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ей, фольклористик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м и т. д. Кроме того, сама теория амбивалентна. Она требует отказа от привычных форм мышления, в частности — от установки на однозначную систему оценок. Она требует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существенн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все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требует умения отрешиться от многих глубоко укоренившихся требован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вкуса, пересмотра многих понятий, главное же — она требует глубокого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в область народной смех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 до сих пор мало и поверхностно изученной нашей наукой.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литература о М. М. Бахтине обогатилась рядом ценных работ (книг и статей), охватывающих малоизученные стороны ег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о во всех этих работах преобладают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е и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анализы его наследия. Проблемы собственн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трактуются, как правило, лишь попутно. Например, теория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теория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вне ее самой”, как “философия вне ее самой”. М. М. Бахтин, правда, не только выдающийся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 но и крупный мыслитель и философ. Однако,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мысли у него не отвлеченные и тесно связаны с конкретн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 п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у.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я — терм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применяемый также в эстетике и философии культуры. Введен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М. М. Бахтиным для обозначения традиций карнавал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истори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ю

мож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с наше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ак особо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мира, иначе говоря, как особый тип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и принцип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ловесного целого — романа. Мы условно называем ее поэтикой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Настоящая работа посвящена изучению проблем поэтики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М. М. Бахтина.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бы путем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го и теорет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раскрыть поэтику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и ее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е значение, определить объём и глубинные смыслы народно-смеховой, карнавальнoй культуры и дать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ее своеобразия. Это и составляет одну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задач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енезиса источником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является сам карнавал — “синкретическая зрелищная форма” с целым языком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х конкретно-чувственных форм. Карнавал (в смысле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празднеств карнавального типа) — это “мир наизнанку”, “жизнь наизнанку”: люди, в обычных (некарнав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изолированные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сословно-иерархическими и житейско-бытовыми барьерами, вступают в вольный фамильярный контакт на карнавальнoй площади, в область вольного, чист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к человеку и к миру. Карнавал не только имеет внешние черты: всенародность, обрядность, эксцентричность, профанация, мезальянс, но и носит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глубокое карнавальное мироощущение, карнавальная амбивалентность, весела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ь.

Транспонировка карнавала на язык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зывается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ей ее. Карнавализов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ак и карнавал, имеет внешние черты и глубинное ядро. Д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VII века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я носила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ведьнекоторые жанры даже прямо обслуживали карнавал). Для писателей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XVII-XX в.),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как литературно-жанровая традиция.

Основной целью предлагаемой работы является попытка осветить важ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поэтики жанров. Мы коснемся введенного М. М. Бахтиным понятия “память жанра”: постоянно обновляющаяся жизнь жанра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его архетипических констант в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дчас даже в обход “субъективной памяти” автора. Здесь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ся “псих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ы”, а не проблемы влияния отдельных авторов.

Развенчивая высокие жанры, М. М. Бахтин увенчивает романский жанр.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роман—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становящийся жанр”. Роман—во многом предвосхищает будущее развитие все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сякий роман знает реальное разноречие жизни, но реакция на это разноречие и отличает две романские линии. Первая линия склоняется к м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тилизации ощущаемого разноречия, т. е.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подчинить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языковых акцентов одному центру (одному сознанию), вторая—впускает в себя разноречие как реальную данность и использует его в своих жанровых целях. 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я—ключ к пониманию жанровой и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й чужеродности романа,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его разноречивой линии, в общих чертах определившейся уже в